



白話
精本
唐伯虎八美團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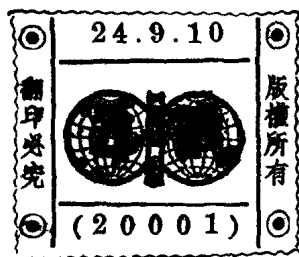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楊逸聲編

白話
精本

唐伯虎八美團圓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白話
精本
八美國圖傳

定價大洋

編	輯	者	楊	逸	聲
校	閱	者	華	震	東
出	版	者	大	通	圖
發	行	人	吳	毅	夫
			大	通	圖
			書	社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精白話
唐伯虎八美團圓

回 目

第十一回	第十回	第九回	第八回	第七回	第六回	第五回	第四回	第三回	第二回	第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庵會	花燈	盤婢	說親	露情	通桃	私婢	試琴	投靠	演扮	遇昭	團贈	誑馬	換蟾	反激	許婚	訓壻	婚桃	訪蔣	會試	鬧院	團圓

精本話
唐伯虎八美團圓

第一回 遇昭

遇
昭

(1)

唐寅，字伯虎，號六如，世居蘇州桃花塢；雖非鄉宦門第，然而家傳清白，他的祖父開張錫鋪，掙得些家產。唐寅雙親早故，兄弟姊妹全無，自從七歲攻書，十四歲入泮，因此，他不再繼祖父之業，與那些文人雅士，日逐盤桓；內有一個祝枝山，一個文徵明，還有一個杭州住的周文彬，格外投契。唐祝文周四人，名揚江浙。蘇州地方有一班人，要與唐寅做媒。揆送庚帖，說什麼張家女子貌美，李姓姑娘色佳；唐寅抱定一個主義，非面見不可，所以一個個回絕了。如今乃是考期，祝枝山前科已中了解元，文徵明孝服未滿；因此，唐寅只得一人，帶領書僮唐慶，來到南京鄉試，已經考完三場，只等放榜之後，就要動身回去。這天，正是中秋節，溽暑已退，丹桂飄香。唐寅悶坐客邸，寂寞寡歡，欲往街上遊玩一番，以作消遣。便喚唐慶道：「你在這裏小心照管！我要到街上去走走。」

唐慶應道：相公早些回來吃中飯。唐寅道：曉得的。不許打磕睡。唐慶道：不打！不打！放個對壁流星了。唐寅道：狗才！這些混話？不知那裏去學來的？講出來都是不懂的。說畢，出了寓所；但見三山街上人煙輻輳，果然好個繁華的地方；只是沒有一個佳人，可入意兒的。信步前去，轉了一個灣，不多路，卻見一座尼庵，門兒半開半掩，停着兩乘轎子，上有小匾一塊，寫着紫竹庵三字。這天因是中秋節，所以入庵燒香遊玩的人很多。唐伯虎就走將進去，聽得那邊有幾個少年在竊竊地批評着。一個道：這個姑娘好雖好，只差腳大些。又一個道：這個大姑娘腳雖小，只是面貌勿俏，加添腰粗臀大，實在難看。又一個道：好來好去，自然陸翰林家的昭容小姐了；南京地方，要算獨步，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唐伯虎聽了此話，暗暗好笑。想他們這班蠢物，那裏曉得什麼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就是我也沒有見過這樣絕色的女郎，何況他們了。但是他們既贊陸昭容小姐貌美，想必與衆不同，且待我去一看，不知可合我眼兒的想罷，走到觀音殿；但見有七八個庸俗的燒香婦女，何曾有什麼花容玉貌？想小姐必在別殿拈香，正要舉步走去，只見巽邊走出一個總管模樣的老頭兒，喊道：列位讓一讓！我家夫人小姐出來了。唐伯虎旁邊立定，只見兩

個妙齡姬鬢，一個扶着夫人，一個扶着小姐；這位小姐，風韻婀娜，果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唐伯虎一見，不禁神魂搖蕩。又見一個尼僧隨後出來，笑容滿面，道：「呀！夫人小姐，怎麼這等要緊？茶也不吃，竟是去了。貧尼不安之至，夫人道：師太不必罪懷，請進去罷！」尼僧道：「貧尼奉送上轎。母女二人上了轎，姬鬢把簾兒放下。轎夫道：老伯伯，如今那裏去？」老頭兒道：「夫人吩咐，一逕回去了。」轎夫們答應一聲，擡了轎子出庵而去。

唐伯虎如迷如醉，但不知可是陸昭容小姐？就道：「師太，這兩乘轎子，好似鄉紳人家的尼僧道：相公有所不知，這是陸翰林家的夫人小姐。」唐伯虎笑道：「我的眼力果然不錯。言罷，急急地走到外邊，竟跟在小姐的轎後便走。到了陸府，轎子擡進牆門，唐伯虎不知不覺的也要跟進裏邊，卻被管門人雙手推了出來。唐伯虎心中着惱，自言自語道：「哎呀！不好了！美人兒進去了！可恨這老狗才如此欺我，推我出來，將門閉上，一點兒情面也沒有，可惡之極！」唐伯虎睜着眼兒望着牆門，恨不得插翅飛進裏邊，會見昭容小姐，談談知心話兒。其時天色未晚，也是唐伯虎的際遇；見有一個婆子，年約五十多歲，領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自言自語道：「丫頭呀！但願夫人小姐中

意才好作成你的阿叔賣得身價銀子做做本錢，作成我老親娘到手些謝勞。這裏是了，裏邊去說着，領了女子打從耳門中進去了。唐伯虎聽了，想道：聽她言語乃是賣丫頭的，但不知陸府要買書僮否？若是要買，我就把這身軀賣了進去，那時再行打算，會見小姐；我目等她出來，問她一個明白是了。想罷，就走遠幾家門首，等了一個時辰，只見那婆子仍從耳門中領了女子出來，滿面不悅，嘆着氣道：你這個丫頭！真正命運不好！如今回去，待我慢慢的再尋門路，唐伯虎就上前裝着笑臉道：媽媽，小生要借問一聲。婆子道：相公要問我什麼？唐伯虎道：這個女子，陸府中不要買麼？婆子道：老爺是烏遭遭的，說道買了罷，那知夫人小姐勿中意，不要。相公要麼？唐伯虎道：我是不買。婆子道：那麼相公問他做甚？唐伯虎道：媽媽，但不知陸府中要收小使麼？婆子道：陸府中只要丫頭，不要小使；相公若要收買小使，我可立時尋來，必能中意。唐伯虎只聽了上兩句，急道：呀！呀！只要丫頭！不要小使！婆子道：啐！真正邪鬼！言罷，竟自去了。唐伯虎緩緩而行，抓首想道：我是有名的才子，難道一點兒小事，就如此艱難，不能進去麼？想了一回，果然想出一個計策來了：打算假扮女子，賣到陸府中，自然穿房入戶，容易親近小姐了。但是這件事，一個人做不成的，

必要與唐慶商量才好。

第二回 演扮

演扮

(5)

唐伯虎回到下處，已是日落西方。唐慶問道：相公爲何直到此刻才得回來？滿面笑容，莫非見了美貌女子？唐伯虎道：怎見得呢？唐慶道：相公的毛病，小男那有不知的。唐伯虎道：那麼你知道我在什麼所在見的呢？唐慶道：這到不知了。唐伯虎便道：唐慶，方才我到街上，偶見一座紫竹庵，就走將進去遊玩，在觀音殿上，遇見一位妙齡女子，生得好俊俏的身材，眉如新月，臉如芙蓉。唐慶拍手道：這也有趣煞了！相公可曾與他說閒話？唐伯虎道：狗才胡說！陌陌生生的，闍闍千金，怎好隨便去同她說話。唐慶道：既然不能說與她說閒話，呆呆的看也沒行用的。唐伯虎道：這樣美麗的女子，既被我見了，怎肯輕輕的放過？必要打算再去見她。唐慶道：是那家的小姐呢？唐伯虎道：這位小姐，是陸翰林的女兒，名喚昭容；她家目下要買丫頭，必要俊秀些的，因此我想假扮女子，賣進陸府。唐慶道：相公真正說出笑話來了！好好的洪門秀士，如何去扮女子，倘然被

人看破，豈不要笑歪嘴兒？這事使不得！休在異鄉之地惹些是非！唐伯虎道：你不要囉唆，我若扮將起來，管教你看不出是真是假。唐慶道：倘然陸府不要呢？唐伯虎道：我若不到她家，也不必講了；若到她家，不怕他們不買的。唐慶道：相公，小男勸你還是丟下了這條心罷！何必撥草尋蛇，自取其禍；且待出榜之後，回到家中，做個逍遙自在的快活人，有何不好？唐伯虎道：狗才！我去見了昭容小姐，與她早晚親近，豈非快活了？我的主意已定，休來阻擋！

唐慶心中想道：這個蹺頭！爲何如此蹺法？那樣膽大，讓他去吃些苦頭，就要曉得了。便道：相公，你要賣身，如何賣法？唐伯虎道：只要你我假稱兄妹，大家換了名字。唐慶道：換什麼名字呢？唐伯虎道：你叫田三早，我叫田四姐；你須牢牢記着！明日同我到陸府中去，只說家住蘇州，父親前年死了。唐慶道：相公，這個使不得！小男的爹爹好好的活着，怎說死了？唐伯虎道：死了！田三早的父親，有什麼相干！唐慶道：那麼也罷了。接下去如何說呢？唐伯虎道：只爲連年顛沛，在家不能度日，所以同了妹妹，三人出外謀生；那知流落南京，母親病死旅店，舉目無親，分文無着，故將妹子賣了，成殮母親。唐慶聽了，笑道：真正新聞奇事！相公既然必要賣身，小男也不敢阻擋；但是兩全

衣裳，必須預備。唐伯虎道：天色尙早，你去買了來！明日一早就要去的。唐慶道：相公拿銀子出來！小男去買來是了。唐伯虎就開了箱子，取出一封銀子，付與唐慶。唐慶就到衣裳店裏去買了兩套現成的衣裳，共用了三兩半銀子，卻開銷七兩八錢。唐伯虎昏頭昏腦，悉聽他作弄。卻笑着道：唐慶，我們先演試一回，免得明日露出馬腳來！唐慶道：且慢！還有一件要緊東西不會辦到。唐伯虎道：什麼東西？唐慶道：女鞋子了。唐伯虎道：爲何不買？唐慶笑道：相公真是外行！單有這件東西，店家不賣的。唐伯虎道：呀！這便怎麼處呢？唐慶道：相公不要着急！小男已經打算好了；可向房東的使女連雲阿妹處商量。唐伯虎道：如何商量？唐慶道：這個丫頭生得好雙大腳，竟與相公差不多。唐伯虎道：差不多便怎麼？唐慶道：借來一穿。唐伯虎道：倘然不肯借呢？唐慶道：送她三百大錢，沒有不肯借的。唐伯虎聽了，笑着點點頭。少停，連雲送夜膳出來，道：唐相公早上出去了，中飯也不來吃，夜飯要吃飽些！唐伯虎道：多謝姐姐。唐慶道：噲！阿妹！我家相公待你不錯？連雲道：相公好的。唐慶道：有件事要與你商量，不知你肯否？連雲道：什麼事呢？唐慶道：你可有鞋子膝褲？連雲道：有的，問了做甚？唐慶道：我家相公要借。連雲道：什麼？唐相公要來做甚？唐伯虎道：我自有的妙用。連

雲道：這件東西不好借的。唐慶道：阿妹，相公不是白借你的；你若肯借，送你三百大錢。連雲聽了三百大錢，便道：那麼到底何用？唐慶道：不瞞你說，我家相公與朋友賭東道；只要相公扮了堂客，走到街上，沒人識破，那人就做烏龜叫。連雲信以為真，笑着點了點頭。唐慶道：阿妹，主母跟前不可提起！連雲道：這個自然，不消叮囑，少停送來是了。

連雲貪了三百大錢，就將腳上的裹腳布揉下，並拿了一雙鞋子，瞞過主母，送進書房，交與唐慶。唐慶取了三百銅錢，付與連雲。連雲得意洋洋，進內去了。唐伯虎將門閉上，便即演扮起來：先去了頭上方巾，髮分三縷梳好，插了銀釵；還要帶上耳圈，便道：怎麼帶法呢？唐慶道：只要耳上穿個小洞。唐伯虎道：這個使不得！唐慶道：有何使不得？看陸小姐分上，這點苦頭總要熬一熬了。唐伯虎事到其間，也叫無可奈何；唐慶拿了一個錐鑽，兩個指頭扯住了主人的耳朵，將錐頭頂上，說道：相公，來了。唐伯虎道：輕些才好！唐慶一錐鑽刺過，耳上鮮血淋漓。唐伯虎忍了痛，又將左耳穿好，帶上銀圈。唐慶在旁，笑得肚痛。唐伯虎道：狗才！不許笑！如今要穿衣服了。唐慶道：且慢！先有頭，後有腳；且把這雙腳排場好了。唐伯虎道：到了說得是。就將鞋襪寬下，拿了裹腳布纏上，

說道：呀！呸！臭得緊！唐慶道：不臭的！纏上是了。唐伯虎纏好了腳，又將鞋兒穿上；不長不短，只差腿齷齪臭些。然後脫了儒服，換上女衣。裝腔走了幾步，道：唐慶，看得出麼？唐慶道：一些也看不出。言罷，自己也換了衣服，渾似一個田舍郎。便道：相公當了陸翰林，小男做了田三早，就來演演看。唐伯虎道：使得。唐慶便道：老爺，小人叩頭。唐伯虎道：住了！你叫什麼名字？家住那裏？唐慶道：小人叫田三早，家住蘇州城外桃花村。唐伯虎道：做什麼的？唐慶道：父親是種田的，不幸前年死了。只爲連遭顛沛，在家不能度日，同了母妹，離家出外，投親不遇，流落南京，不料母親在旅店中染病身故，衣棺無着，故此願將妹子買了，收殮母親。伏望老爺收買，存歿皆沾大恩。唐伯虎道：你的妹子今年幾歲了？唐慶道：十六歲了。唐伯虎道：他自己肯賣身麼？唐慶道：肯賣了一同來的。老爺勿信，問聲妹子看。如今小男做老爺了，讓開些！唐伯虎道：做什麼？唐慶道：讓我坐了。唐伯虎道：我在此，你敢坐麼？唐慶道：你是了頭，我是老爺，那有不敢坐？唐伯虎道：呀！呸！說不得了，讓你坐罷。唐慶坐了，咳嗽一聲，道：你這了頭，叫甚名字？唐伯虎不覺一呆，心中想道：狗才如此放肆，全無主僕之禮。唐慶道：你這了頭，我老爺問你，怎麼默默無言？是啞巴子麼？唐伯虎沒奈何，叫聲老爺，我叫田四。

姐。唐慶道：有過幾個丈夫了？唐伯虎道：呀！啐！狗才！難道陸翰林問出這等話來？唐慶道：問也不可；若問起來，相公就說有十七八個了。唐伯虎道：狗才一發放屁了！唐慶道：那麼再問。你哥哥把你賣身成殮母親，你可情願？唐伯虎道：情願的。唐慶道：與你十兩銀子，就此立契成交。唐伯虎道：多謝老爺。唐慶道：那麼這張文契那個寫呢？唐伯虎道：不好我寫的，自然是你寫了。唐慶笑道：相公賣身，奴才寫契，又是新文奇事。演試已畢，收拾睡下。

第三回 投靠

次日，五更起身。唐慶燒了湯水，大家梳洗改扮。唐伯虎道：唐慶到了她家，須要啼哭，不可發笑，免得露出馬腳來！唐慶道：曉得的，所以這裏笑完了，好到外邊去。說畢，二人悄悄走出書房。唐慶先去拔了門門，輕輕拽開門兒，向外一看，街上寂然無人。便道：相公，你到轉角頭等一會兒！伯虎道：你就來！唐慶聲曉得，進去鎖好了書房門，走到屏門邊，低聲說道：連雲！阿妹！起來了麼？連雲在內應道：你們爲何起得很早？唐慶道：要到街上去，所以早些的。連雲道：那麼你們自去！我隨

後就來門門是了。唐慶走到轉角頭，見了主人，就道：「妹子走呀！唐伯虎道：「哥哥走呀！唐慶輕輕問道：「翰林家在那裏？」伯虎答道：「我認得的。走過了幾條街巷，伯虎輕輕的道：「這裏就是了。」唐慶道：「如何進去呢？」唐伯虎道：「如此如此，就可進去了。」二人就在耳門前，並坐街沿石上，掩面大哭，十分可憐。哭了一回，驚動了管門人陸科；走將出來，見是一男一女，坐在街沿石上，啼啼哭哭。便道：「你們爲何在此悲啼？」唐慶拭淚站起，就將母親病死，衣棺無着，賣了妹子成殮的話兒說了一遍。陸科是個軟心腸人，信以爲真，便道：「你們不必悲傷！我家老爺夫人正要收個丫頭，待我稟上老爺，看你們的造化。」唐慶應道：「多謝伯伯！我們碰着恩人了。」陸科道：「坐在這裏像什麼樣兒，快到耳房中來略坐一坐！」二人稱謝一聲，就到耳房中坐下。陸科走進書房，卻好陸爺獨坐看書；陸科便道：「啓上老爺，現有兩個鄉下人，兄妹稱呼；據說，母親身死，衣棺無着，急將妹子賣了，方能成殮。老奴心下不忍，特來稟告；老爺若要收賣使女，可以喚她進來，若中老爺之意，盤問明白，收買在家，成全了他一片孝心。」陸爺道：「哇！胡說！我要收買使女，自有吳寡婦領來，過路之人，怎好收買？」陸科看見老爺滿面怒容，不敢多言，只得出來，回覆田三。唐伯虎好不着急，假裝掩面哀泣。陸科道：「大

姑娘，我家老爺丫頭是要買的，只因沒有中人，所以不要。唐伯虎道：我們蘇州到此，投親不遇，並無一個相熟，真正舉目無親。陸科嘆道：這也可憐得緊！如今且再坐坐，另尋門路便了。

陸爺喝退了管門人，忽又想道：我陸扶仲夫婦年近花甲，並無後代，只有一個女兒，權爲半子之靠；枉有萬貫家財，樂得行些方便。母死無棺，乃是人間最慘之事；女兒情願將身自賣，孝心可敬；不免喚他進來，看得中意，我就買了；若不中意，給他幾兩銀子，待他成殮母親，也算積些陰德。想罷，便喚書僮三元道：你到外邊，問那賣身的兄妹，如還未去，喚了進來。三元奉命出來，問陸科道：伯伯，方才賣身的兄妹可曾去了？陸科道：沒有去。三元道：那麼老爺喚他們進去。唐伯虎聽了，就道：哥哥，既是老爺呼喚，快些進去。唐慶道：妹子，你且坐在這裏，待我先去見了老爺。唐伯虎巴不得進去，立刻成交，那知唐慶阻住，故而着了急道：母親的尸首要爛起來了！唐慶道：天氣涼爽，不爛的。陸科道：既要賣身，留他在外做甚？唐伯虎就拽住唐慶，隨了三元來到廳前。三元先到書房中去，稟覆老爺。只見府中那些家人婦女，紛紛來看，稱贊連聲，都說：老爺必然中意。正在交頭接耳，三元來道：賣身的老爺叫你們這裏來！唐慶應聲來了，隨進書房，上前叩過了頭，叫聲妹

子，老爺這邊來叩頭！唐伯虎就走將過來，低了頭，逼緊了喉嚨，道：老爺在上，異鄉落難女子叩頭。陸爺道：起來！唐伯虎便站了起來，立在旁邊。陸爺見他生得好個俊俏的面貌，着實歡喜。便道：你門居住何處？叫甚名字？爲何要賣起身來？唐慶照着昨夜演試的話兒，答了一遍。陸爺道：既要賣身，尋個中保來才是。唐慶道：哎呀！老爺南京若有親戚，母死何必賣去妹子？實無一人相識，陌陌生生那裏去尋中保？陸爺道：沒有中保，如何有信？唐慶道：老爺若是不信，可差人到蘇州去打聽。陸爺道：買一個丫頭，什麼大事！何必差人到蘇州去打聽？陸翰林一心要想假姑娘做個小星，養個兒子。便道：田四姐，賣身你甘心麼？唐伯虎道：甘心的。陸爺呵呵笑道：難得！難得！田三早，若說丫頭小使，府中很有，無非憐你異鄉落難之人，權把你的妹子收買。但是收買丫頭，要夫人中意的。三元，你領他進去待夫人看來；若是中意，就可立契成交。

三元同了唐伯虎走將進去，叫聲春梅姐，老爺吩咐，領這妹子到夫人跟前一看，若是中意，就要立契成交。春梅就走到房中稟知夫人，夫人來到堂樓之上，椅中坐定。三元道：老爺看好的了，只要夫人中意，就好收買。妹子夫人在此，要叩頭的。唐伯虎道：是，夫人在上，落難女子田四姐